

湖北聯中創校七十週年之回顧

李發強

今（二〇〇八）年是我國對日抗戰，保衛武漢大會戰的七十週年，也是湖北聯中創校七十週年之慶，非常感謝兩岸熱心的學長們，發起誌慶之舉。事承旅台鄉賢，也就是聯中六高學長童啓祥教授之熱心，有鑒於我籍隸鄂北棗陽，曾畢業於均縣聯中及省立隨縣三高，現又忝任湖北旅台同鄉會理事長工作，與同鄉較多過從。因此託我蒐集三、五、八高等校在台校友芳名（包括往生學長），並請大家撰寫文章。我認為湖北聯中，誕生於抗戰時期，意義深長，應予紀念。祇是當年入學之學長，今已垂垂老矣，很是自顧不暇。幸承八高柯尊三教授，五高孫仲民學長，三高周道宗、戈賢綱等學長，不辭辛勞，如願完成，深以為謝。

所謂湖北聯中，就是中學聯合之意。對其沿革，就我追憶所知，就是在對日「七七」抗

戰時，日軍於民國廿七（一九三八）年秋攻陷武漢，湖北省府迫遷鄂西恩施，大批青年因之失學流浪。湖北省府時任主席陳誠將軍，為救助失學青年，乃收容各公私立學校，集中於後方，命名「湖北省立聯合中學」，自兼校長，一律給予公費待遇。宣告所有失學青年，可憑證登記入學。校址分設於谷城（後遷均縣）鄖陽等地，名為分校，均縣分校是以襄陽十五中為主。除收容失學青年並招收一年級新生，均以男生為限，暱稱「和尚學校」。女生則由鄖中分校招收。至於均、鄖分校以外之聯中分校，因資訊不足，歎難詳述。

至民國三十（一九四一）年，湖北省府實施計劃教育，乃取消聯中名義，改為省辦高中，縣辦初中，確定於均縣設置省立八高為完全中學，均縣另於體育場旁設立均縣初中。至

於鄖縣聯中於取消後，將高、初中女生部合併，更名為「湖北省立女子八高」，另設鄖縣初中內附高中，並於鄖西設初中一所，由均縣、鄖陽各撥一、二班學生，另招一年級新生組成之。至民國卅一（一九四二）年，又合併均縣八高、鄖縣八女高為鄖陽八高。後來鄖陽八高，曾有松滋、江陵（荊州）、襄陽等地之搬遷，最後仍落腳鄖縣。至於五高、三高及其它高中，也各有滄桑之變，不及細述。

最是政權變易後，各級學校或遷、或停、或予更名。尤其自一九六六—一九七七，十年文革期間，學校變動更大。甚且有將學校改為工廠，或短期訓練班，訓練師資、技工、體育、衛生，或為「五七」大學等。直至一九七八年，才恢復為中學體制，這是聯中系列的題外話。

總之，教育是人類的希望，湖北省政府，能夠抗日不忘教育，是一莊可敬可佩，很有遠見之事。至於聯中之成長，概可以湖北實施計

劃教育為分界點。在此以前，約有十所學校，是狹義的聯中。在計劃教育以後之學校，概可稱之為廣義之聯中。

聯中創校七十週年，當年學子，今已耄耋老邁，其所以仍願熱心紀念，我想至少有四大原因：

一是政府德政令人感恩：抗戰時期，日軍在三次戰役中蹂躪家鄉鄂北，姦、擄、燒、殺，民不聊生，若非政府建校收容，並予公費待遇，就我而言，可能變成農夫，或走入歧途。所以凡是湖北人，對陳誠省主席，至今仍是感恩不已。

二是教學認真管理極嚴：聯中教育初期，雖是收容流亡學生，但師資優秀，教學認真，沒有課本，都是用講義代之。讀書風氣很盛，但也可憐，因為大家白天要跑警報，晚上自習時，都是用桐油點燈，薰的鼻孔都像黑煙囪。凡是月考、期考，都是集中於大教室，以梅花式考試，叫人無法作弊。所謂梅花式，就是每



一位考生之前後左右，都不是同班同學，很難作弊。如有發現，必記大過。到學期結束，會嚴格淘汰留級或退學，這種做法，也受到很多批評。不過均縣聯中二年級學生，可以考取高中，很是引以為榮。因此招考新生時，報名踴躍，考取不易。記得我班（小學）報考者約十人，最後僅我一人錄取，很是幸運。

三是生活艱苦異於平常：抗戰以後，物資不足，交通不便，學校不夠，治安不良，是社會的共同現象。均縣聯中，係由谷城聯中，改名遷來，但遷校後無處容身，最後棲息城隍廟，住上下統鋪，上課在營房。最為痛苦的是住處滿床臭蟲，人人遍體紅腫，影響學習。雖經過滾水澆燙，仍是無效，很是痛苦。

在飲食方面，因缺白米，配量也不足，祇能吃乾稀飯或包穀料，維持生命。同時副食費太少，每餐祇能吃點蘿蔔、白菜、豆芽，或黃豆及花生米等，一桌六人，蹬在地上，圍著一個裝菜的小木盆。因為菜量不足，大家都要遵

守「只能騎馬，不能坐轎」的不成文法。所謂「騎馬」、「坐轎」，就是用篾時，只能直取小量，不能橫取大量，以限量，因此營養不良，人人都有菜色。

另外為報考聯中或寒暑假來回學校的交通工具，很是不便，例如家住隨、棗地區的人，家境較差者，坐不起代步的黃包車及毛驢。更坐不起，也難坐到的「一去二、三里，烟村四、五家，拋錨六、七次，八、九、十人推」的木炭汽車，祇好步行，行程十天，腳底起泡，舉步艱難。所以有三年不曾回家的同學，因為害怕走路。這種生活，讀到三高時已大有改善，但食鹽供應困難，多用硝鹽，也是「苦不堪言」。不過却沒不有放棄如此艱苦不堪的求學生活。直到民國卅四年，抗戰進入極艱苦階段，政府發動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號召知識青年從軍。我為救國，並且告訴家人，我有兄弟三人，我可為國犧牲，故毅然從軍。人生最難是無愧無悔，參加青年

軍是我在此生中，最爲無愧無悔之事。

四是患難相處友情濃郁：抗戰時期，生活很苦，求學不易，而能相聚一堂，很是使人珍惜。所以聯中同學都有三至六年的相聚，有如兄弟手足。雖然畢業後勞燕分飛，尤其國共分裂後，各有立場，但同學之情，超越立場，不忘血濃於水。譬如造就人才最多的八高，於大變之後，尙能出錢、出力，以「重溫青春夢，再抒窗友情」爲宗旨，由楊明合學長等共力編印「棒槌河回眸」期刊。由於文情並茂，頗受歡迎。如傅一勤學長說：「沒有湖北聯中，便沒有今天的我」。如謝佳學長說：「我們曾在戰火硝擊中苦讀，以青春的熱血追求真理，爲國家社會作出貢獻。而今後仍是『老驥伏櫪，志在四方，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』」。又如江義學長說：「因爲我們都曾經年輕過，儘管我們歷經滄桑，雖歲月改變了我們的模樣。人生的酸甜苦辣，悲歡離合，就好似一鍋糊辣湯」。又如旅居加拿大溫哥華金石書畫名家李光啓學

長自況說：「少年塗鴉狂，轉眼鬢堆霜，閒來亂潑墨，物我兩相忘」，很能爲紛亂的世局，散發出一股清涼劑。這些點點滴滴，爲聯中校友鑄成友情的楷模，這也就是至今仍有人願爲聯中創校七十週年誌慶的能源！

走筆至此，使我感到慶幸，我能成爲湖北聯中的一員，我要再次感恩與敬佩抗戰時期的湖北省政府，作出如此偉大智慧的教育貢獻。

再說，變是不變的真理，七十年來，世局又有空前的變化。我也又由大學的流亡學生，飄來台灣。在兩岸隔絕的時代，恨我書、劍不成，而今「壯志未酬人已老，匣中寶劍夜有聲」。每當想起「誰家玉笛暗飛聲，散入東風滿洛城，此刻曲中聞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園情」。「枯藤、老樹、昏鴉，小橋、流水、人家，古道、西風、瘦馬。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」。以及「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，……日暮鄉關何處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」之句。都會想到家鄉，想到兩岸的過去、



現在及未來，難掩心中的喜怒哀樂及酸甜苦辣的人生雜味！

民國以來，國事亂如麻，聯中時代憂患與日俱增，每個人的心願，都會揹負著從鴉片戰爭以來，中國人成爲次殖民地，民族信心盡失。甲午戰爭失去台灣，種下台獨的禍種。

「七七」抗戰，日本人夢想「三月亡華」等的國恥擔子。國人爲求自強救國，從戊戌變法、船堅炮利、中體西用，到五四民主、科學的愛國運動，最後認同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。但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夾擊下，卻使三民主義失去舞台。如論是非，只能說：「中原成敗寧非數，後世忠邪自有知」！祇是「一部春秋史，千年孤臣淚，百戰舊山河，古來功難全」。想當年，在我們結伴來台時，曾宣言：「有我在不許中國亡，有我在誰敢亡中國」，而今如何爲是？不過在羈台六十年間，每當看到清臣沈葆楨，爲鄭成功撰聯稱：「開宇宙得未曾有之奇，洪荒留此山川，作遺民世界；

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，遺憾還諸天地，爲創格完人」。曾使我激勵，很想以「遺民世界」的「創格完人」自許，做一個「爲天下計利，爲萬世求名」的聯中尋夢人，以解心中的憾與愁。

說到憾與愁，又使我想到了湖北黃鶴樓上，有一位清代學者，留下一幅傳世的對聯，文曰：「爽氣西來雲霧掃開天地憾；大江東去，波濤洗淨古今愁」。古今以來，憾與愁總是與人同在，如同爲名爲利，形影難離，不知賺得多少世人的感慨。

凡是聯中人，當能憶得，我們曾共同唱過一首感人的歌，他的歌詞是：「莽莽江漢，自古稱雄，亡秦三戶建偉功。日月驟螟，烟霧朦朧，抗戰建國誕聯中。巍巍覺宮，嶺疊山重，莘莘學子弦歌一堂坐春風，掃蕩瑕穢，恢復光榮，奠定邦國復興民族躋大同」。各位聯中人，想您一定記得這首歌就是「聯中校歌」。

從歌詞啓示，我們這一生註定要與國事、

家事、天下事，結下不解之緣。在歌詞中叮嚀聯中人，要負起「奠定邦國、復興民族、躋大同的壯志」。我們都是血濃於水的炎黃子孫！中華文化的特點，是王道思想，以愛愛人。鄧小平的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」就是要滲入中華文化，真是功德無量！今年從泛藍執政以來，胡錦濤先生就表示這是兩岸和好的「歷史機遇」，曾與台灣的蕭、連、吳、江等黨、政名人，誠摯聚晤。當蕭萬長先生提出「正視現實，開創未來，擱置爭議，追求雙贏」意見後，胡曾以「四個繼續」，並在連胡會中，提出「建立互信，擱置爭議，追求存異，共創雙贏」十六字箴言，頗具善意。希望雙方都能以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爲重，有善意更有誠意，尤其盼多效法廉頗、閻相如相忍爲國之忍讓精神。多學東西德包容精神，讓中華王道文化自

然的統一中國！

學者歸納歷史軌跡，認爲人類歷史重心，是「政治是一時的，經濟是長久的，文化是永

恆的」。未來學者更認爲：「重視文化、發展科技、追求和平，是人類未來生存的主軸」。從這裡可以看出，文化是核心，和平是共願。我們應爲中華民族祈禱，希望在王道的中華文化主導下，兩岸一致爲「和平統一興中華；天下爲公進大同」做出貢獻，並盼在可見的未來，兩岸的聯中人，何妨共聚黃鶴樓，親睹「雲霧掃開天地憾」。親聽「波濤洗淨古今愁」！

「風雨千年路，江山萬里心」！「世事紛紜無窮盡，天數茫茫不可知」，可敬的聯中人，我們都曾受到國家栽培，我們是爲勝利而生，我們要爲民族「掃蕩瑕穢」，讓勝利的民族聖火傳遞下去。在此敬謹祝福您，永遠的——

福壽康寧！

喜樂平安！

無憾無愁！

李發強於二〇〇八年七月
寫於台北居所